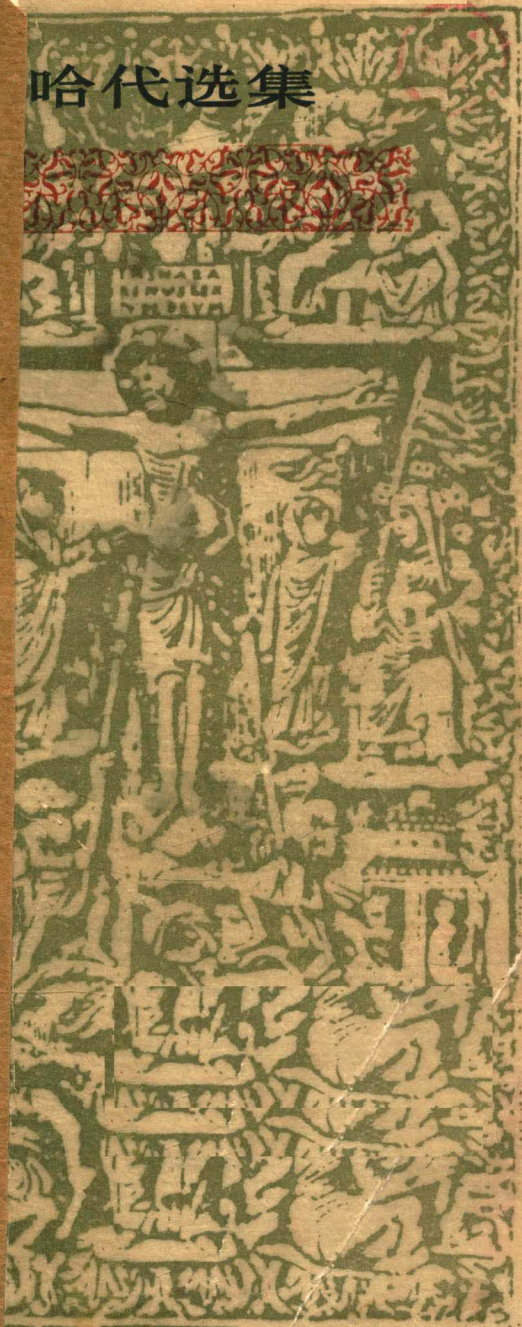


哈代选集



无名的裘德



哈代选集

无名的裘德

张谷若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Thomas Hardy
Jude The Obscure

Macmillan & Co. London Pocket Edition, 1906.

无名的裘德
Wu Ming De Qiude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北京印刷三厂印刷

字数389,000 开本850×1168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17 $\frac{1}{2}$ 插页3

1958年9月北京第1版

1989年12月北京第2版

1992年1月北京第3次印刷

印数 10,601—15,140

ISBN 7-02-000816-X/I·817 定价7.80元



作者像

作者画像：张守义

字句叫人死*

-
- 引自《新约·哥林多后书》第三章第六节，“字句叫人死，精意叫人活。”本书第六部第八章亦引此句。

原 序

这部小说，因为必须先^①在期刊上发表，所以它以现在的样子问世的日期，就不得不大大延缓；它的历史，简单说来如下。从一八八七年起，就有了一些札记了，到了一八九〇年，根据这些札记，作出了全书的计划，其中有的情节，是这一年里一个女人的死亡所提供的。^②书里的背景，于一八九二年重新访问过。提纲式的叙述，是一八九二年全年和一八九三年春天作的，详细的叙述，象现在这样，则是由一八九三年八月开始，一直继续到一八九四年。那年快到年底的时候，全部手稿（除了几章）都交到出版者的手里了。那年十一月月底，以分期连载的形式在《哈泼氏杂志》^③上开始发表，以后按月续出。

①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，长篇小说多采用在杂志上连期连载的方式发表，然后汇辑成书出版。这种方式使作家受到一些限制。因杂志多为家庭（特别是妇女）读物，不能有任何“不雅”情节（这就是本序第二段里说的各种原因之一），且每期须“卖关子”，以引起读者读下期之兴趣。但此为当时通行办法。所以英国诗人布伦顿在他给哈代作的传记里提到《裘德》的时候说，“哈代不得不面临当时一个职业小说家所必作的事，把他这部小说设法以杂志连期连载的方式发表。”

② 哈代在他一八八八年四月二十八日的日记写道：“一个青年的故事——‘他上不起牛津大学’——他的奋斗和最后的失败。自杀。有些事应该指给世人看，而我就是指给他们看的人。”“一个女人的死亡，”可能是哈代的表妹特赖芬娜·司把克司。哈代于一八九〇年有《忆芬娜》诗。纪廷司在他的《哈代后半生》里对此有较详分析。

③ 《哈泼氏杂志》：美国一家杂志，始于一八五〇年，为综合性杂志，初广载英人著作。一九〇〇年后则多载当代社会、政治问题著作。《裘德》是从一八九四年十二月到一八九五年十一月，分期在《哈泼氏杂志》上发表的。

但是，这部小说，也和《德伯家的苔丝》一样，在杂志上发表的时候，由于各种原因，需要稍加删节和改动。^①现在这一版，才是以它原来写成的样子，第一次全部问世的。由于书名难以早日决定，发表的时候，用的是临时的名字^②——实在说起来，这样的名字曾连续用过两个。后来才决定采用现在这一个，因为总的说来，那是最好的一个，但那却也是最初想到的一个。

这部小说，本来只是作者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，为成年的男男女女写的；它只企图把那种会紧随人类最强烈的恋爱之后而来的悔恨和愁烦、讪笑和灾难，直率坦白地加以处理；把一场用古代耶稣门徒拚却一切的精神对灵和肉作的生死斗争，毫不文饰地加以叙说；把一个壮志不遂的悲惨身世，剜切沉痛地加以诠释：既是作者只是以这样的身份，对这样的读者，作这样的企图，因此他感觉不到，他这本书在写法方面，有任何可以非议的地方。

《无名的裘德》，也和作者笔下以前的产物一样，只是尽力想把一系列表面现象或者个人感觉，连贯成形，穿插成书就是了；至于这些现象或者感觉，前后一致呢，还是前后龃龉呢？能垂之久远呢，还是只昙花一现呢？这些问题，作者都认为无关宏旨。

托马斯·哈代

1895—1902年

-
- ① 《裘德》的改动，可从此书的手稿上见之。至于《苔丝》之改动，例如《苔丝》第二十三章里原说，男主角克莱把四个挤奶青年女工，抱过路上一片泥塘，但在杂志上发表的时候，却得改为用手车把她们推过泥塘，即删节改动之一端。
- ② 《裘德》第一期在《哈泼氏杂志》上发表的时候名为《傻角》。后以与另一作家的小说有重名之嫌，第二期改为《胸次块垒涌》。全书出版时，才定名为《无名的裘德》。

跋

十六年前，这一部书，连同前面所给的那篇解说性序言，刚一发表，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件就随之而来；我们现在可以用一息之间回顾一下，当时都发生了些什么情况。原来这部书出版不过一两天，书评家就对之大放厥词，他们所用的调门儿，连《德伯家的苔丝》当时所受到的，都无法和它相比，虽然众声齐唱之中，也有两三位唱反调的。这部小说在英国所受伐鼓彭彭的礼遇，马上就通过电缆传到了美国，于是大西洋那一岸上，乐声继起，越奏越响，尖锐高亢，使这场演奏声势增强。

据我自己看来，这番攻击之中可怜可叹的情况是：故事的大部分——那就是，说到两个主人公的理想遭到破灭的那一部分，并且是我自己特别感到兴趣、实在也几乎是我自己唯一感到兴趣的那一部分——实际上就等于这两国充满敌气之气的报章杂志都没看在眼里；它们几乎唯一阅读、注意的地方，大约只有二三十页，写的都是一些不足称道的琐碎情节，只是由于要使叙述能够完整，要把裘德一生中的矛盾表而出之，才不得不承认这些情节不可缺少。说起来也很令人纳闷，一个想象离奇、结构怪诞的故事^①，本来前些时候在一份家庭读物上发表过，次年重印

① 这是哈代另一长篇小说，叫作《一往情深》，于一八九二年在《插图伦敦新闻》杂志上，以连载的形式发表，于一八九七年全书出版。

又继续从好几方面，惹起了同样的怒诟痛骂，一齐落到我的头上。

关于《裘德》初印成书的不幸遭遇，说到这儿就算够了。紧接着报章杂志上那些判决定讫之后，这部书又一度遭到了不幸，原来一位主教把它付于一炬^①——大概是因为他不能把我这个人付于一炬，^②绝望之下才迫而出此吧。

于是有人发现，《裘德》原来是一部合于道德的作品——对于一个棘手吃力的主题，经过苦心孤诣，规行矩步的处理——其实作者在序言里，自始至终，无时无刻，就没有不说它是那样的。这样一来，有好多人对我一反诟骂之腔，于是事情告一段落。这件事对于人类的行为，据我所能发现的，概无影响，它唯一的影响，只发生在我自己身上：因为这番经验，把我继续写小说的兴致完全治得断根绝迹了。^③

这场墨诛笔伐的狂风暴雨，引起了许许多多的事项，其中之一是：一位美国文人，对于自己的智愚贤不肖并不粉刷文饰，所以告诉我，说他看到了那些激昂愤慨的批评，欲一知其究竟，就买了一本这部小说；他往下读了又读，一心纳闷儿，不知道有害之处到底从什么地方开始；后来终于一面大骂那些混帐书评家诱他上当，叫他白花了一元五角钱，买了一本他很高兴，认为得说是“合于宗教，不违道德的论著”，一面把书从屋子这一头扔到屋子那一头。

① 维克斐勒得主教郝，在《约克邮报》上宣布，他把他那本《无名的裘德》焚毁了，并唆使斯米士流通图书馆，把这部书从馆里剔了出去。

② 英国中古，直至文艺复兴初期英国嗜杀成性的女王玛利，对所谓“异端”，都处以活活焚死之刑。

③ 哈代发表《无名的裘德》之后，未再写小说。他的传记里曾记载过，说“我何必站出来，让人当枪靶子射击呢。”

我非常同情他，同时对他老老实实在地保证，这些歪曲误人的表现，并非我和他们狼狈为奸，设下的圈套，以图在订阅当时那些杂志的人们中间，推广我这本书的销路。

另外还有一件事：原来有一位女士^①，先在一份流行全球的杂志上，用小标题的办法表示深恶痛绝，发表了一篇深有影响的文章，以发泄她对这部书的厌恶嫌憎；发表了不久，又写信给我，说她渴望和我结识。

但是我现在还要回到我这部书那儿。在这个故事里，我既然用了婚姻法律，作为造成悲剧的大部分机括，而且故事里家室方面的大势，又趋向于表示：人为的法律应该只确切不移地表达自然的法律，象狄得罗^②说的那样（不过，这里附带说一下，这种说法儿，需要加以一些限制），因此，从一八九五年起，就有人控诉我，说在我们英国，婚姻这个主题，弄得象“久陈货架、尘封垢污”的样子（这是一位富有学识的作家前几天叙其特点所说的），得由我负很大的责任。这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我那时的意见，如果我记得不错，和我现在的意见，完全一样，那就是，一档子婚姻，一旦对双方不定哪一方，变得残酷暴虐，那就应该马上把它解除（因为变成那样，从基本上说，并且从道德上说，那种婚姻就不成其为婚姻了）；同时婚姻这个主题，好象可作一种良好的基础，来构成悲剧故事，因为它的特殊情节，都含有极大的普遍意义，把这种情节加以阐述，那婚姻本身就足供述说一气的了；而且

① 这是珍奈特·吉勒得。她在《纽约世界》上发表了一篇文章，说：“《无名的裘德》几乎是我读过的书里最坏的一部。”又说：“我看完了这篇故事，把窗户打开了，以使新鲜空气透进。”

② 法国十八世纪思想家狄得罗在《百科全书》里写的《论自然的法律》那一条，就是这种说法。

还可以希望，能于其中找到某些亚理斯多德说的净化作用^①。

一直到二三十年以前，没有经济条件而就想在高文典册中求得知识，是困难重重的。这种困难情况，我也同样利用了。不过有人告诉我说，有些读者读到那些情节的描写，认为我那是攻击古老尊严的学术机构，同时还告诉我，后来拉斯钦学院^②跟着成立了，应该叫它是无名的裘德学院才对。

人类的本能，和那种本身朽烂、令人烦厌的模式，本来不能适应；生扭硬扯，使之适应，只能造成悲剧。把这种情节惨淡经营作成一种艺术品，永远要付出很大的代价。我们也别冤屈了卜露狄尔^③和那位纵火焚书的主教，他们的意思好象只不过是：“我们不列颠人厌恨抽象的概念，而我们要把我们祖国所有的这种特权，尽量行使。你给我们描绘的图形，也许并没有什么不真实的，或者没有什么不常见的，或者甚至没有什么不合艺术法则的；但是那样的人生观，我们这些靠习俗常规而欣欣向荣的人，却不能允许你来描写。”

不过这有什么关系呢？因为说到各种婚姻场景，虽然正“碰到点子上”，虽然有位可怜的女士^④，在《布莱克伍德杂志》上尖

① 亚理斯多德在他的《诗学》第六章第二段里说，“悲剧……通过怜悯与恐怖，使这类感情得到净化。”“净化”原文为catharsis或译为“宣泄”。看悲剧的人，看到悲剧里所表现的怜悯和恐怖，自己也生出同样的感情，因之自己同样感到净化或宣泄。

② 拉斯钦学院，通称劳工学院，在牛津，但不属于牛津大学。于一八九九年由两个美国人，弗露门与比厄德创办，专为工人求学之地。学制二年，各科几俱备。拉斯钦(1819—1900)为英国美术批评家，他后半生专注于经济及劳工问题，主张改革。此学院之命名，即纪念此人。

③ 萨克雷的长篇小说《喷顿尼斯》里一个放言诋骂的书评家。

④ 这位女士是奥利凡特夫人，她也是一个小说家。她于一八九六年一月在《布莱克伍德杂志》发表了一篇文章，叫作《反婚姻联盟》，痛骂《无名的裘德》，并斥哈代为自由恋爱的宣传者。

声喊叫，说一个邪恶的反婚姻联盟正活动起来，但是订立著名的契约——我的意思是说，举行教会的圣事^①——仍旧亨通兴盛；人人成婚，家家聘女，不管是在真正的婚姻中或者非真正的婚姻中，仍旧和向来一样，欢腾匆忙。甚至一些诚恳认真的通信者，还曾责问过作者，说他把问题在哪儿拾起，在哪儿放下，并没能指出明路来，以导致非常必需的改革。

《无名的裘德》在德国作为连载小说发表以后，那个国里一位有经验的书评家告诉作者说，现在每年都有千千万万的女人，引起人们的注意，她们都是搞女权运动的，都是些身材瘦小、面孔灰白的“单身女”，都是取得知识，获得解放，而且神经极度紧张，心情异常敏感的人，都是现代社会正培养出来的，直到现在，大部分还都只是城市培养出来的；她们都承认，她们同性别的人中间，绝大多数，没有必要，得把结婚当作职业来追求，没有必要，因为她们受有许可，能“在店内”接受男人的爱^②，就自命高人一等；在这种女人之中，《裘德》的女主人公淑·布莱得赫，是头一个在小说里得到描绘的。这位批评家只认为，这样一种新人物的画像，竟摺给一个男人去描绘，而没叫和她自己同性别的人去描绘，实在得算是憾事，和淑·布莱得赫同性别的人，永远也不会叫她末了彻底垮台。

这种斩钉截铁、满口应承的话，是否指日就能兑现，我说不上来。再说，自从这部小说出版以来，中间隔了这么些年，因此除了修改几处字句而外，我对它也提不出更多的一般性批评来，不管它所包括的任何东西，是好是坏。而且没有疑问，一部书里

① 一个基督徒，一生要举行几种圣事，新教一般举行五种，旧教（天主教）七种，如洗礼，坚信礼，婚礼，葬礼，领圣餐礼等。此处所说为婚礼。

② 见本书第五部第一章。

所有的东西，可以比作者有意识地写进去的更多得多；这可以对于书有好处，也可以对于书有坏处，得看情况而定。

1912年4月。

目 次

原 序	1
跋	3
第一部 在玛丽格伦	1
第二部 在基督寺	95
第三部 在梅勒寨	167
第四部 在沙氏屯	260
第五部 在奥尔布里坎和别的地方	336
第六部 重回基督寺	425

第一部

在玛丽格伦*

不错，有许多男子，因为女人而丧失了神智，因为她们而作了奴仆；又有许多男子，因为女人而丧了命，栽了跟头，犯了罪恶。……啊，诸位啊，女人既然有这样的本领，那怎么能说女人不厉害呢？

——艾司德拉司①

1

学校的老师就要离开这个村子了，每个人都好象有些难过的样子。水芹谷②一个开磨坊的，把他那辆带白篷的小车，连马

* 玛丽格伦的底本是大范立，是伯克郡南部一个小村庄，因为另有一个更小的村庄叫小范立，所以才加了一个大字。裘德的姓就是由这个村名而来。哈代书里的背景，几乎都有底本，连书里所说的“棕房子”，也都本于实有之物。至于地形的描写等，更是如此。

① 《艾司德拉司》是《新约外书》的一部，艾司德拉司本为先知的名字。这一段所引，见于《艾司德拉司上》第四章第二十六至三十二节。那里面说波斯国王的三个卫兵谈论什么最厉害，有人说酒最厉害，有人说国王最厉害，又有人说女人最厉害。早在十四世纪时，英诗人高厄(1330?—1408)在《情人自白》第三卷第146行以下就说：“国王所问为：醇酒、妇人、国王，此三者中何者最强？”

② 水芹谷的底本是莱枯姆·巴塞特，为一小村庄，在玛丽格伦西北约三英里，阿尔夫锐屯西南约四英里。

一块儿，借给了老师，好把他的东西运到他要去的那个城市；那儿离这个村子有二十英里左右，给那位要走的老师运行李，这样一辆车足以够用；因为学校里的家具，一部分是由校董们预备的，老师所有的笨重东西，除去那些装了一货箱子的书而外，再就是一架竖形小钢琴了；那本是他想学器乐那一年，有一次在拍卖行里买来的。不过，他想学器乐的劲头儿早已经松下去了，所以他老也没学会任何弹琴的技巧；而从那时以后，这件花钱弄来的玩意儿，却成了他搬家的时候永远摆脱不掉的累赘了。

教区长^①往别的地方躲这一天去了，因为他那个人见不得任何变动。他拿定主意，不到晚上就不回来，因为只有那时候，新教师才能来到学校，安置妥当，一切才能又平静下来。

一个铁匠、一个地里的监工、还有老师自己，都露出不知所措的样子，站在起坐间里那架钢琴前面。老师曾说过，他即便能把那架钢琴弄到车上，那他到了基督寺^②（基督寺就是他要去的那个城市）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因为他刚一到那儿，住的地方，只能是临时性的。

一个十一岁的孩子，先前曾满腹心事的样子，帮着收拾行李来着，现在也跟那几个大人站在一块儿了。他看他们都直摸下巴，就开了口，开口的时候，听到自己说话的声音，脸上还一红。他说：“我老姑太太有一个盛燃料的屋子。很宽绰。老师，你好不好先把那架钢琴放在那个屋子里，等到你在新地方安置好了，

① 教区长就是管辖一个教区上宗教事宜的牧师，也兼管风化、道德、教育各方面的事宜。

② 基督寺影射牛津。读本书第二部更可证明。但哈代自己说，基督寺并不完全等于牛津。同时，在今天的牛津，书中所写的学术机关所在地已变为很小的核心了。

再来把它搬走？”

“这个主意倒不错，”铁匠说。

于是他们决定派人去见一见那孩子的老姑太太——一个住在本地的老姑娘——问问她，可以不可以把那架钢琴先在她那儿存一些时候，等费劳孙先生打发人来取。这样决定了以后，那个铁匠和那个地里的监工，就一同起身，去看一看，刚才提议的那个存钢琴的办法，实际上作得到作不到。那时屋里就剩了那孩子和老师站在那儿。

“裘德，我要走了，你心里不好过吧？”老师和蔼地问。

那孩子一听这个话，满眼都是泪；因为他并不是白天上课的正式学生，能够理所当然地按时和老师的生活接触；他只是一个限于这位老师任期以内的夜校学生。那些正式学生——如果非把真实情况说出来不可的话——却都象经传上说的某些门徒一样，那时只远远地站着^①，一点也没有自告奋勇前来帮忙的热心肠。

那孩子当时很难为情的样子把手里拿着的一本书打开了（那是费劳孙先生送给他作临别纪念的礼物），承认心里不好过。

“我心里也不好过，”费劳孙先生说。

“你为什么要走哪，老师？”那孩子问。

“啊——这个话说起来可就长啦。你现在是不懂得我的道理的，裘德。你再大一点，也许就懂得了。”

“我想我这阵儿就懂得，老师。”

“好吧——我跟你说话啦，你可不要到处嚷嚷去。大学和大学

① 经传指《圣经》而言，门徒指耶稣门徒彼得等而言。《新约·马太福音》第二十六章第五十六节里说，耶稣被捕之后，门徒离开逃走了。同书第二十六章第五十八节里说，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。